

AI引入大芬村 繪油畫僅需15分鐘

八千畫匠面臨挑戰



●AI繪畫的引入或將推動大芬油畫村的產業轉型。

因AI引起的工業技術變革觸角，終於觸動到藝術行業。被稱為「中國油畫第一村」的深圳大芬村，近年來有工作室引入AI繪畫取代傳統的畫工，15分鐘之內即可完成一幅與手繪一模一樣的油畫。大芬油畫村匯聚了近1,200家門店，油畫從業人員約8,000人。AI的引入，如同向平靜的湖面中投入一枚石子，漣漪源源不斷地打破和衝擊着原本平靜的水面，從業者們不僅陷入要藝術追求還是要工業產量的抉擇中，人與AI的市場競爭、手工繪畫的價值認知和市場定位、版權的爭議與權益等也成為他們討論的日常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

走進大芬村的深圳市雅今文化集團有限公司辦公區域，AI創作的油畫作品隨處可見。看上去與傳統的油畫沒有任何差別，但這些作品被以像素為墨，以算法為韻，在虛擬與現實之間勾勒出來。「這幅油畫作品在肌理上與手工繪畫完全一模一樣，甚至連圖釘的印記都可以清晰地打印出來。」雅今集團聯合創始人周奇拿着一幅AI油畫作品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，第一幅作品生成時間大概在15分鐘之內，但後續作品則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。

精準打印油畫筆觸和凹凸感

「我們是在2022年嘗試用AI創作油畫

的，當時的AI軟件只能根據有限的數據庫進行簡單、直接創作，就好像一個初級粉刷匠，根據算法進行模仿。經過這幾年來自全世界的素材餵養，越來越多優質數據和人類經驗被汲取與學習。」周奇說，之前他最高效時一天可以完成3到5個構圖，但使用AI軟件之後，兩個小時內可以完成幾百個構圖。

記者觀察了AI生成油畫的完整流程。這一流程起始於專業指令文生圖AI創作的一幅油畫作品，隨後通過電腦技術模擬出油畫的筆觸和凹凸感等細節，通過軟件最終由雅今自主研发的一台配備8個墨盒和8個噴頭的先進打印設備，將油畫精準打印出來。

今年，周奇接手了澳門五星級酒店7,000平米的訂單，憑藉AI輔助，一位工作人員操作3台輸出設備在5個月內完成了這一訂單。相比之下，傳統工作模式這樣的訂單至少需要一年半的時間和15到20人的人手配備。這為他在此批訂單周期節省了200萬人民幣左右的人工成本。

原創畫家借鑒AI構圖思路

大芬村整體市場訂單下滑嚴重，不少企業轉向工作室模式，線上銷售成為趨勢，AI加速了這一轉變。但AI的「介入」也引起

一些對藝術有着苛刻追求的原創畫家們的擔憂。在大芬村生活及工作已有22年的柯明澤，是原創藝術的堅定支持者，他的作品多次在國內外水彩展中獲獎。針對AI技術在大芬村的引入，柯明澤表示，儘管目前AI的普及率還不高，但長遠來看，它將對手工原創畫和商業畫市場產生一定影響，尤其是商業畫領域。他指出，過去採風時他通常通過拍照收集資料元素，回來後再進行構圖。而現在，AI已經能夠自主構圖，生成的畫面效果令人驚嘆。不過，據他觀察，目前周圍的朋友很少使用AI，大多只是在構圖時借鑒其提供的思路。

周奇做調研時也發現，不少畫家在開始嘗試AI技術只限於構圖或者靈感方面，但引進AI已經是大勢所趨。在周奇看來，AI引入到大芬油畫村勢必帶來顛覆性的革新，一些傳統的複製性畫師面臨被淘汰的危險，而原創畫家將迎來機遇。「AI創作油畫通常依賴於先進的軟件和平台，這些軟件和平台提供豐富的素材庫，藝術家可以利用AI技術打破傳統繪畫的束縛，創作出具有獨特風格和創意的作品。」他補充道，「AI不是



●周奇展示AI創作的油畫。



●當大芬油畫村引入AI，一些創作性的畫家將迎來機遇。

萬能的，越專業的人使用效果更好，一款同樣的軟件，普通人只能將其利用到50%，但專業人士可將其發揮到70%以上，剩下的30%仍需要人工調整。」



●原創畫家柯明澤 受訪者供圖

●雅今自主研发的打印設備可將AI創作的油畫快速打印出來。



要藝術還是要產能？

專家解讀

核心要解決數據與算法

「大芬油畫村的主體產業目前還處於油畫工業的層級，還不是油畫藝術層級。」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胡鵬林說，從創作端、到生產端、最後到消費端，大芬是按照工業生產的邏輯走的，不是按藝術生產邏輯。

胡鵬林談到，現在人工智能在影視領域有Sora，音樂領域有Suno，谷歌也在舞蹈領域做動作數據庫，自動生成人體能達到的舞蹈編創。內地人工智能如百度的文心一言，也能生成畫面。目前在繪畫，特別是油畫領域還沒有特別知名的人工智能模型或軟件。其實，目前的人工智能軟件模型能生成圖片，也是繪畫藝術的展示方式，相對視頻更容易實現。

「系統其實並不難做，目前的問題是算法與數據庫相對比較缺乏。」胡鵬林說，假如把歐洲及中國的十萬幅油畫數據庫餵給軟件，讓機器學習，最後自動生成油畫，可能就非常厲害了。問題是，現在可能沒有那麼龐大的數據庫餵給軟件進行學習。

儘管大芬村的原創畫家們，均擔心AI的介入會令到自己在商業畫市場受挫。但受訪者們均認為，AI固然強大，但畫家手繪的溫度與個性是AI無法學習和超越的。因此市場的手工繪畫價值認知與畫家自身的市場定位尤為重要。如何平衡原創與AI創作之間的關係，是這些畫家們都在思考的問題。

引AI入大芬村的周奇認為，AI不是萬能的，尤其是在共情和服務方面，人的作用依然無法被取代。畫家柯明澤也認為原創市場很難被AI替代。他舉例說，香港社會經濟技術發達，但人工的價值和成本依然得到體現。作為原創畫家，他在繪畫時更注重享受過程，而非將其視為工作。

在大芬村居住超過30年的資深原創畫家蔡楚升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，AI與傳統創作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領域。「AI生成的作品缺乏情感和靈性，顯得較為機械；而傳統創作則融入了畫家的個人情感和思想，常常與書法等藝術形式相結合，展現出獨特的藝術性。」

畫商賀克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亦強調，AI在技法上



●轉型中的大芬村設有眾多繪畫工作坊。

或許不遜色，卻缺乏手工畫的獨特个性和情感溫度。賀克認為，手工畫作為藝術品，其收藏價值在於歲月的沉澱和獨特風格的傳承。每個時代的作品都有其獨特的風格，而AI並不具備這種對時代風格的理解和把握。然而，在裝飾畫領域，由於個性特徵不明顯，AI取代手工畫或許是市場的一種趨勢。

AI與傳統創作可融合共存

「現在的大芬村，至少有上千人在做原創。」周峰曾是大芬美術產業協會的名譽會長，他表示，大芬村轉型其實很早就開始了，「代工廠」的高峰停留在2008年。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接踵而至，歐美國家收緊了口袋，大芬的訂單量驟然跌落，不少人紛紛尋求出路，「以前我們的客戶是外國的，需要的是名畫複製品，進入第二階段後，我們

的客戶是中國的，來自地產、會所、酒店等。」周峰表示，噴繪畫成本更低，代替手工油畫成為市場新流行。

這意味着大芬村自近20年前便已開始從藝術向工業轉型，因此AI的引入，並不被大芬村的工作室所排斥。

蔡楚升認為，AI與傳統創作並非互相排斥，而是可以相互融合、共存。他提出，畫家可以利用AI生成的作品作為基礎，再進行二次創作，從而為作品賦予更多的情感，同時提高創作效率。

柯明澤則指出，AI在來錢快、效果好的商業畫方面應用更多。未來的大芬村應該既有堅守原創的市場，也有借助技術實現的商業化量產市場。



●原創畫家蔡楚升 受訪者供圖

「AI的高效和便捷使產品在數據開發上更具優勢，大芬應該變成一個大視覺產業的中心，這樣就能極大地提升大芬品牌未來增值的潛力。AI技術，特別是AI的視頻技術多方面多場景的應用，對於大芬整個藝術生態的激發將是巨大的。」周奇說。

AI油畫原創性與版權問題待解決

儘管AI油畫創作具備諸多優點，如高效、創新等，但它也面臨着一些挑戰和爭議，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作品的原創性和版權問題。為了更有效地解決AI油畫的版權問題，雅今集團與中國文化傳媒集團聯合開發了數字備案中心。該中心為每一件原創油畫作品建立了唯一的「身份」信息，使得油畫作品在交易市場中流傳有序、有據可查。這一舉措不僅大幅縮短了申報的時間和成本（從以前的100元和一個月的申報成本，縮短至10元和2天的時間），而且在一定程

度上為AI作品的維權提供了基礎。目前內地已經有了AI版權案例，通過AI生成的作品確實可以申請版權。「在不同時期，給AI下達重複的指令，輸入同樣的關鍵詞，它每次產出的內容都無法完全一致。這種不可控性，正是藝術創作的魅力所在，也是AI油畫作品具有唯一性的體現。」周奇認為，正是這種唯一性，為AI油畫申請版權提供了條件。

然而，在AI油畫領域，版權問題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。周奇透露，在他接觸的畫家中，有不少人擔心自己的作品被AI用於學習和訓練，從而侵犯了自己的版權。

同時，一些AI平台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，大量使用受版權保護的創意作品來訓練AI，這種行為是否構成了侵權，也引發了廣泛爭議。

針對上述問題，一些AI繪畫平台和科技公司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來規避版權爭議。例如，他們選擇使用無版權的圖片作為素材庫，以避免侵犯他人的版權。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該問題，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AI油畫創作的版權難題。畫商賀克指出，這需要經營機構的積極保護。原創作品的價格與工業品截然不同，需要畫家和銷售機構共同協商確定。



●深圳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胡鵬林 受訪者供圖